

历城文史集粹

下册

政协济南市历城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历城文史集粹

下 册

政协济南市历城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

历城文史集粹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山东和平印刷厂 印刷

45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8 印张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800

ISBN 7—104—01272—9/I·510 定价(上下册):28.60 元

目 录

序言	谭传友(1)
----	--------

历史名人

识才让贤说鲍叔(春秋)	(1)
闵子騫(春秋)	(3)
终军报国请长缨(西汉)	(4)
檀道济与“唱筹量沙”(南朝宋)	(9)
罗士信(唐)	(11)
秦琼(唐)	(12)
员半千(唐)	(14)
高僧义净(唐)	(16)
崔融(唐)	(17)
崔从(唐)	(18)
崔胤(唐)	(20)
黄巢与交战岭(唐)	(21)
冯瓚(宋)	(23)
王沔(宋)	(25)
范讽(宋)	(27)
张揆(宋)	(29)
张掞(宋)	(29)
施辨(宋)	(30)
王衣(宋)	(30)
耿京(宋)	(32)
著名词人辛弃疾(宋)	(33)
张荣(金蒙)	(36)
秦津(金蒙)	(38)

刘崧(金蒙)	(40)
文学家周密(宋元)	(42)
赵孟頫与《鹊华秋色图》(元)	(43)
张养浩(元)	(45)
张起岩(元)	(47)
张鼎(明)	(50)
边贡(明)	(52)
文坛后七子领袖李攀龙(明)	(54)
名臣、诗人殷士儋(明)	(56)
金城(明)	(59)
建国前历城县志历次主修(纂)人(明、清、民国)	(60)
诗人许邦才(明)	(62)
张鹤鸣(明)	(63)
赵世卿(明)	(63)
藏书家张元英(明)	(65)
进士方守地(明)	(66)
芦雁画家杨兴(清)	(67)
崔升(清)	(68)
靳辅(清)	(68)
二十四泉草堂主人王莘(清)	(69)
朱绂、朱纲、朱绛诗集收“四库”书法誉齐鲁(清)	(71)
李慎修(清)	(72)
祖孙三科甲——毛辉祖 毛圻 毛式郇(清)	(75)
名医李克广(清)	(77)
著名学者、藏书家周永年(清)	(78)
书画家张翥(清)	(80)
尹济源(清)	(82)
著名工匠魏祥(清)	(84)
名医侯功震(清)	(85)
文献学家马国翰(清)	(86)

毛鸿宾(清)	(87)
河南巡抚李庆翱及其从弟李庆翔(清)	(90)
陈汝恒(清)	(92)
状元陈冕和其父陈恩寿(清)	(93)
客居历城的瞿秋白之父国画家瞿园初(清)	(95)
文苑名士谢瀛震(1865—1956)	(98)
清末御史范之杰(1872—1957)	(99)
献身社会赈济事业的朱庆澜(1873—1941)	(100)
泉城书坛奇才王鸿钧(1876—1942)	(104)
郑金声的一生(1879—1927)	(107)
“历城武训”张芹香(1880—1941)	(111)
民国将领秦文炳(1882—1961)	(114)
黑峪林场最早的开拓者邢攸吉(1883—1926)	(116)
北京大学教授陆懋德(1884—?)	(119)
张榕(1884—1912)	(120)
北洋军阀孙传芳(1885—1935)	(121)
忠孝勇侠郑继成将军(1890—1946)	(125)
著名美术史论家俞剑华(1895—1979)	(127)
儿童剧团团长焦延荣(1899—1944)	(130)
判徒两兄弟——王复元(1900—1929) 王用章(1897—1956)	(131)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高崇熙(1901—1952)	(135)
陈会文先生传略(1901—1974)	(138)
山东大鼓著名艺人李大玉(1902—1929)	(143)
济南特支书记李敬铨(1903—1931)	(144)
侯万和一家七烈共荣(1903—1947)	(147)
北京大学教授赵逢珠(1903—1976)	(151)
著名石雕艺人李景章(1904—1974)	(153)
我所知道的景琳先生(1904—1957)	(154)
五音戏表演艺术家邓洪山(1905—1996)	(158)

关友声(1906—1970).....	(163)
回民中队队长张廷勋(1906—1945).....	(164)
济南二工委委员苏冠英(1907—1994).....	(167)
抗日将领方淑洪(1908—1939).....	(168)
早期历城县委书记苏勋卿(1909—1944).....	(172)
岳伯芬(1910—1950).....	(176)
山东省农业劳动模范王朝佑(1910—1956).....	(178)
女画家彭素君(1910—?)	(180)
张子健(1912—1990).....	(181)
刘曙华(1912—1938).....	(183)
济王工委书记尹天佑(1913—1944).....	(187)
武林高手卢振刚(1913—1975).....	(189)
怀念先父张立朝(1914—1982).....	(192)
王其藩的漫漫人生(1914—1994).....	(194)
中共清河区委特派员刘梅村(1917—1942).....	(198)
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委苏志田(1917—1951).....	(201)
景晓村久处逆境而不校(1917—1994).....	(203)
历城第三任县委书记李频如(1917—1997).....	(209)
革命烈士赵正阳(1918—1945).....	(211)
历城独立团副团长兼参谋长罗俊(1918—1993).....	(215)
华东地区农业劳动模范田立杰(1918—1995).....	(219)
历城第三任县长郭正元(1920—1994).....	(222)
军政兼优的侯筱章烈士(1922—1945).....	(226)
“一心为民、忘我奋斗”的共产党员陈登汉(1922—1998)	
.....	(232)
农民作家王安友(1923—1991).....	(235)
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董力生(1923—1990)	(236)
人民英雄罗士福(1924—1951).....	(238)
特等功臣孔庆三(1926—1950).....	(241)
抗美援朝特等功荣立者陈亮(1926—1953).....	(246)

华东地区农业劳动模范肖连贵(1926—1965)·····	(248)
屡建战功的副师长孙兴顺(1926—1985)·····	(249)
世界一流的显微外科专家杨东岳(1929—1981)·····	(252)
全国女特等战斗英雄郭俊卿(1931—1983)·····	(264)
二等功臣刘洪漠烈士(1935—1953)·····	(268)
一等功臣王长林(1955—1979)·····	(271)

人物春秋

访民国第一“神童”江希张·····	(275)
历史学家孙思白传略·····	(280)
回忆先父景琳·····	(284)
著名电影导演景慕逵·····	(287)
启民同志功垂千古·····	(289)
平生风义兼师友·····	(292)
东樵先生小传·····	(303)
忆先父赵士璋·····	(305)

人物写真

杏林耕耘三十春·····	(309)
五行行医·····	(314)
技艺精湛的孙村石匠·····	(319)

往事追忆

忆抗战时期历城的公安工作·····	(323)
抗日战争期间统战工作二三事·····	(327)
位卑未敢忘忧国·····	(328)
“地下”印刷所、《历下吼声》及其他·····	(332)
往事历历堪回首·····	(337)
难忘的挚友 幸运的历程·····	(341)
皇亭打擂的风波·····	(347)

岳伯芬及其土圩子的覆没·····	(350)
历城战斗经过简记·····	(354)
我经营福顺杂货店·····	(355)
《历城县报》创办记·····	(358)

史海存真

抗日志士的秘密联络点——励志书社·····	(365)
胜利先声·····	(367)
李祖年及其反洋教斗争·····	(371)
我们所知道的岳伯芬·····	(375)
伪省长唐仰杜被刺经过·····	(389)
柳埠会门暴动事件二三事·····	(391)
脍炙人口的三好碑·····	(394)
解放前的济南懿范女子中学·····	(396)
千佛崖石窟维修工程纪要·····	(400)
卧虎山水库的兴建·····	(406)
光辉的一页·····	(416)
黄河流历城 福祸话今昔·····	(421)

史海钩沉

《殷氏族谱》发现记·····	(433)
明初历城移民考·····	(437)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专稿

历城的八年抗日斗争·····	(441)
回顾抗日战争 弘扬爱国主义·····	(448)
历城第一支抗日武装——三十七中队·····	(456)
开辟历城南部山区抗日根据地·····	(457)
四进济南城·····	(464)
大佛寺伏击战·····	(467)

尹天佑同志抗日二三事·····	(468)
全歼汉奸三团·····	(470)
夜袭郭店炮楼·····	(472)
拔除孙村据点·····	(473)
抗日模范村——南高而村·····	(475)
日寇血洗田庄·····	(485)
稻池惨案·····	(488)
日寇在桃科开矿时的罪行·····	(490)
我曾被日寇抓壮丁·····	(492)
目睹日寇兽行·····	(494)
日寇暴行我所闻之一二·····	(496)
日寇盘踞西营罪行·····	(497)
站在尹天佑烈士墓前·····	(500)

名胜古迹

千年古刹——神通寺·····	(501)
济南最古的道教官观——华阳宫·····	(513)
洪家楼天主教堂·····	(515)
天齐庙·····	(516)
锦绣川中三道观·····	(519)
齐鲁第一佛·····	(521)
黄花山佛洞·····	(522)
南泉寺和太甲山石刻·····	(525)
大辛庄古文化遗址·····	(526)
齐鲁长城遗址·····	(526)
黄巢起义遗址·····	(527)
房彦谦墓、清河太夫人墓·····	(530)
云雾润蒸华不注·····	(531)
柳埠国家森林公园·····	(533)

奇观险境东龙洞·····	(535)
子房洞探幽·····	(537)
辛弃疾故里·····	(538)
风光秀丽的锦绣川水库·····	(543)
《水经注》中的历城山水·····	(544)
幸福柳·····	(548)
济南战役山东兵团指挥所·····	(549)
大王山革命烈士陵园·····	(550)
西徐马烈士陵园·····	(553)
历城南部山区革命遗址·····	(554)

访民国第一“神童”江希张

王春贵 马兆成

1985年金秋季节，我们在上海的一幢古老、西式的楼房里有幸拜会了曾在清末、民初在济南一带名闻遐迩的“神童”江希张老先生。先生虽届耄耋之年，仍是耳聪目明，谈吐清晰，身材很魁梧，不驼背，反应机敏，记忆特好。环顾宽敞明亮的客厅，除几个旧式沙发、一个书案外，无其它摆设，墙边摆满书籍，书案上尚有先生刚翻阅过的外国杂志。

当我们向他出示了省政协征集文史资料的介绍信后，先生操着夹有山东味的普通话讲述了他坎坷曲折的生平。

谈到“神童”的由来，先生讲：“小时候接受能力比别的同龄儿童强些是真，但绝不是什么“神童”。两岁多在父母的训迪下认识了不少汉字，进而能识门对。四岁时能对诗、对对联。是年，一天父亲抱着我正在趵突泉附近玩耍，一老者出于好奇，主动出一上联‘钓鱼’，叫我对下联，我当即对了个‘放鹰’，当时老者不甚满意，我又对了个‘救蚁’，这下可把老者乐坏了，他合掌大笑后曾对我父预言：我日后必中‘状元’”。

谈到他当年在国外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时，先生颇有伤感。他语重心长地说：“地球上七大洲，我除南极外，曾涉足六大洲，见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花绿世界，亦见过尚未发达的贫穷落后、饿殍遍地的所谓第三世界（指非洲几个国家）；见过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亦见过无家可归、沿街行乞的人群。我深深知道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比得上新中国，解放以来我没有见也没听说饿死过什么人。”

他说：正当风华正茂时，又有巴黎大学的毕业文凭，可谓踌躇满志，但在南非我却连一般工作都找不到，后经华人介绍才在

一家华人报社当个小编辑。白人的汽车不叫华人上，公园、戏院甚至商店也不叫华人进，当时人家确实瞧不起中国人。现在呢，可就不同了！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观光、来学习，做为一个中国人确实可以有点扬眉吐气。但是，却偏偏有一部分人缺乏自尊、自爱，以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就不知外国人也不都是富足的，他们穷富之间有天渊之别。个别青年误认为到了外国即可享清福，结果有的想方设法去了外国，因无思想准备，吃不了那个苦，效率太差，报酬自然微薄，连肚皮都填不饱，黄粱美梦破灭了，要家人寄钱去、要家人申请原单位回来后可不可以再工作……。我主张国家再放宽些，愿去外国的只管叫他去，等把他饿回来他就知道爱国了。他饶有风趣地用一个朴实的比喻（娘固然有丑有俊，即使是一个很丑的娘她也总是爱子如命的，孩子能因为娘丑而离开她吗？）导出一个众所周知的哲理：孩子不嫌娘丑。……

谈到十年浩劫，先生脸上那苦涩的表情使我们一眼看清了他的苦楚。他慢慢挽起两只裤腿，展现在我们眼前是左腿比右腿细了许多，他说：这是“红卫兵”小将叫我长时间下跪的结果，膝部的大血管被压扁了，造成了肌肉萎缩。不少人特别是些老干部，不曾被敌人折磨死，却死在自己人手中。由于他们受不了“红卫兵”的摧残，有的上吊、有的投河、有的服毒。我认为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了，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死去算什么！我不死，我相信自己，相信社会主义，更相信共产党。我认识一位老李同志，是张爱萍同志的妹夫，他曾多次开导我，叫我坚强地活下来。

先生虽退休在家，也不时接待一些来求教的人，特别是一些年青的化工工作者。先生经常热忱地帮助他们翻译资料，为振兴我国的化学工业，先生可谓殚精竭虑乐此不疲。许多外国人闻名而来要先生写自传，载入《世界名人录》，多被先生拒绝了，先生胸怀若谷，痛恶虚名。他在给王昭建^①同志的信中曾道：“有女万事足、无官一身轻”。先生视男女于平等，重视才学，淡薄

名利的高尚情操由此可见。

现尊先生意见，保留“交代材料”格式。将《江希张自述》一文介绍给大家。

注：王昭建先生现年 76 岁，早年曾任王耀武的机要秘书，现在在山东省政协文史办公室工作，其岳父曾为江先生编《四书新编》担任校对，1985 年和江先生有书信来往。

江希张自述

1985 年秋，山东省历城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的同志前来征集资料，我一向痛恶虚名决不愿为自己树碑立传，但千里专程，盛情难却；只好将七七年发还我的“交待材料”摘要抄录，略以应命；其中记忆容或有误，而供认堪称如实：

我于 1907 年 2 月 14 日生于山东省历城县江家庄^①，祖父江宗先，识字不多，深感文盲之苦，立志促使子孙发奋读书。父亲江钟秀在农业劳动之余，苦读 20 年，终获一定成就，著有《孔孟图歌》、《兴学创闻》等通俗读物。母亲王崇孟在农村上过私塾，后来考入省城的女子师范学校。我自两岁起，父母就教我认字，开始只是游戏，不久发现我能够接受，便认真地教起来，因此我三、四岁时就能作简单的诗文，不料虚名越传越远，当时的山东提学使（相当于教育厅长）陈荣昌骑马来到村中当面考试，竟然非常满意，除赋诗、题词交乡长刻石纪念外，又对山东巡抚孙宝琦作了详细报告。孙在济南城内召见了，又面试一番，结果大喜，送了我文房四宝、书籍、衣料等许多东西，同时上报学务大臣。推荐我为“宣统皇帝”（比我大一岁的溥仪）伴读，1911 年的初秋，我被送到北京，学务大臣在再度考试之后，嘉奖备至，赏赐有加；但这已是辛亥革命前夕，当时的摄政王忙于调兵，无暇接见，等了一个多月之后，父亲便带我回了家。

民国初年，父亲在省城以教学为业，有不同年龄的学生数十人。他崇拜孔孟，提倡道德；对道、佛、耶、回等宗教也都感兴趣；他爱好慈善事业，想办些贫民学校、贫民工厂；对我则不断灌输他自己的思想并教我写了一部《四书白话解说》，这时我只有七、八岁，尚不能独立思考，一切由大人支配；这部书一半是我自己写的，另一半是一个姓周的师兄和其他几个人帮助写的，不料出版之后，竟畅销全国，印了上百万部，版权收入亦颇可观，默默数年的我，再度出名。

利之所在，人们纷纷仿效；当时有许多书册假用了我的名义；有的是得到我父亲同意的，有的是我父亲也不知道的。其中有部《大千图说》与我无丝毫关系，大概是信佛的人编的，当我看到之后，认为荒谬绝伦。

但《四书白话解说》还是得到一些人的赞赏，康有为先生曾来信勉励，我父亲便教我拜他为师，在以后的十年里，他指导我读史记、汉书、唐诗、宋词。有段时期，我住在他上海的家里，师兄徐悲鸿也在，老师拿出他尚未出版的《大同书》手稿给我们看，并说：“这书我不轻易给人看，但大同的理想终有一天会实现的。”

12岁以后，我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对父亲的灌输，反感越来越大；他的宗教信仰使我形成了强烈的无神论；作为少年，我更爱好自然科学，同时也过厌了这受人烦扰的“名人”生活，宁愿象其他孩子尽情玩耍；有个理解我的长辈劝我父亲给我正常的学校教育，未获结果；他就去找当时山东省长田中玉说国家应珍惜“人才”，田召见我父亲责令立即送我进中学。为了避免来访者的麻烦要易地住校，并指定了当时管理较严的泰安萃英中学。两年后我转入北京汇文大学预科，祖父与父亲先后去世，母亲在我9岁时已经病死；故乡族人，素少来往；我孑然一身，与过去断绝了种种关系，所幸版权收入尚可维持生活。

1927年春，我去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大学攻读化学，两年后与在法国学习钢琴的宋以莲结婚，宋父是当时我国驻澳大利

亚总领事，希望我进入外交界，因此我改了专业，考入法学院的国际关系研究院，课程只有两年，毕业后即与爱人同往澳洲，当时欧澳之间文化风气迥异，两人均不愿久留。次春即重返祖国，爱人在青岛山东大学任音乐讲师，我举棋未定，又因岳母病逝，内兄弟均在国外，家中需人照顾，于是又迁居北京，爱人私人教授钢琴，收入远多于在大学任教，我也想作一个自由职业者，从事写作。

幼时所写的《四书白话解说》完全是我父亲的思想，违反了我自己的意志，后来每次看到都觉得羞愧，留学归来参考了世界知识，对比了哲学科学，更觉这种著作是误己误人，非设法纠正不可，所以立志重写一部，取名为《四书新编》。虽然现在看来，仍是错谬百出；但当时正值国难，主要目的是救亡图存；1935年新书出版，立即得到许多人的好评；两年之内，印至第十四版，抗日将领宋哲元特别赏识，征得我同意将此书改排成皮面袖珍本，全军战士人手一册。至于私印者及剽窃者亦大有人在。

我随即着手编写《五经新编》并订出详细计划整理其它古籍。无奈日寇侵略日急，华北岌岌可危；瞻望形势，必须南迁。这时我岳父调至巴达维亚（即今印尼首都雅加达）。于是先在该地小住，经广州转来上海，“七·七事变”之后，人心惶惶，古籍已不合时宜，只好放弃原计划而为《中国评论周报》等外文刊物撰写评论文章。直至“八·一三”战起，上海租界成为孤岛，而即此孤岛，亦势难久保，乱世流离，似无止境。这时我岳父又调至南非约翰尼斯堡，正为当地华侨报纸《侨声报》向国内聘请一位总编辑，我乃毛遂自荐，签订了两年合同，爱人生病，拟稍迟再去。我只身于1939年春经香港赴任，两年届满，爱人病危。我已买好船票，准备归来，又遇珍珠港事变，航次取消。自此交通断绝，滞留又是五年，在此期间除续任原职外，常为当地外文报刊撰写评论并曾主编英文画报，宣传中国抗战，虽因昧于国内真实情况，功罪难分，但自觉无愧于炎黄子孙之应有立场。

1946年战争已经结束，而印度洋仍无航线，我回国心切，

绕经大西洋至南美、北美等候数月，始得横渡太平洋。鉴于国内情况混乱不堪，我决心再改专业，重温大学时代所学，在一化工厂中担任技术工作，经亲友介绍与震旦大学医科（即现在的上海第二医学院）刚毕业的郭毓环结婚。解放前后，进口原料暂时停顿，我建议厂方发掘国内资源，为此写了不少调查研究报告，经同业工会发表，为中国化工原料公司上海采购站所见，因此通过工会动员我转入国营企业，虽然待遇较差，我也未曾计较。当时轻工业部也需要同样专业人员，经与商业部多次协商，终于在1956年把我调到本院（注：轻工业部上海轻工业设计院）任专业总工程师至今。除本职工作之外，曾在全国各地有关单位作过多次学术报告，还审校过一些专业书，但均曾经本单位正式认可。为轻工业出版社在业余时间翻译了世界名著《精油》，又为新华社对外部撰写专业论文，在英、美、德、法、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发表，亦均曾经新华社及轻工部审查，所得外汇稿费，亦均已上交国库，从未私自向外投稿。20年来从未写过涉及政治外交的文章，更未翻弄过古籍。

1985年10月

注：②2004年3月，经与轻工业部上海轻工业设计院退管会联系，江希张已去逝。③江家庄今属董家镇。

选自《历城文史资料》第二辑

历史学家孙思白传略

韩凌轩

孙思白先生是我国当代知名的中国现代史和中华民国史专家，中共党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国现代人物研究学会顾问、《中国妇女运动史》编委、山东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等校历史系兼职教授。